

卷 上

真实,严酷的真实。

丹东^①

^① 丹东(一七五〇——一七九四):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

第一章 小 城

成千地

把不那么坏的放在一起，
笼子里就不那么热闹了。

霍布斯^①

维里埃算得弗朗什-孔泰^② 最漂亮的小城之一。一幢幢房子，白墙，红瓦，尖顶，展布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壮的栗树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城墙下数百步外，有杜河流过。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残破不堪。

维里埃北面有高山荫护，那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十月乍寒，破碎的威拉峰顶便已盖满了雪。从山上下来的一股激流，穿过小城注入杜河，使大量的木锯转动起来。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工业，小城的居民更象是乡下人，多数人家的日子于是有了几分舒适。不过，使小城富起来的并非木锯。普遍的富裕靠的是生产一种印花布，世称米鲁兹花布，所以，拿破仑倒台以后，维里埃几乎家家户户都把房屋的门面重新修过。

一进城，就会听见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轰隆隆作响，搅得人头昏脑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全靠一只由湍急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打颤。我也说不清一个铁锤一天要生产几千枚钉子。起落之间，一些水灵俏丽的姑娘把小铁

① 霍布斯(一五八八——一六七九)：英国哲学家。

② 弗朗什-孔泰是法国东部古省，文中的维里埃是作者借用的一个地名。

块送到巨大的铁锤下面，铁块旋即变成了钉子。这劳动看起来如此粗笨，却使初次进入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的旅人啧啧称奇，倘若踏入维里埃的旅人问起大街上耳朵都被震聋了的行人，那座漂亮的制钉厂是谁的，有人就会打着一种拖长的腔调说：“咳，市长先生的呗！”

维里埃有一条大街，从杜河岸边一直爬到山顶。旅人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行人一看见他，就赶紧脱帽致意。这位好几等骑士勋章的获得者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已经花白，大脑门，鹰勾鼻，五官大致算得端正；初见，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小城市长的威严和尚存于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吸引力。然而，巴黎来的旅人转眼间便会感到不快，他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中还混杂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这位旅人终于意识到，此人的才干仅止于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而若是他欠了账，则要拖得不能再拖。

这便是维里埃的市长德·莱纳先生。他步履庄重，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厅，在旅人的眼前消失。这位旅人若继续闲逛，再往上走一百步，他会瞥见一幢外观相当漂亮的房子，越过与之相连的一道铁栅栏，还有一片极美的花园。远处是勃艮第^①的丘陵形成的一线天际，曲折有致，尽如人意，仿佛就是为了让让人看着舒服。这景色使旅人忘掉了锱铢必较的铜臭，他已经因此而透不过气来了。

有人告诉他，这幢房子属于德·莱纳先生，刚刚落成。这方石砌就的漂亮住宅是维里埃的市长用他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据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家族，似乎早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定居下来。

① 勃艮第是法国古省。

自从一八一五年^①起,他就耻于再作工厂主了,因为一八一五年使他当上了维里埃的市长。那座极美的花园有好几层,直伸到杜河岸边,每一层都筑有护墙,这也是对德·莱纳先生在铁器买卖中的精明给予的酬报。

在法国,您别指望看见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周围那种秀丽别致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愈是砌墙,愈是在地产上堆起一层层的石头,就愈是有权受到邻人的尊敬。德·莱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尤其是里面有几小块地,是他花了大价钱才买下的,这花园就更加令人赞赏了。就说那个锯木厂吧,它在杜河岸边的特殊位置让您一进城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您也注意到屋顶一块大木板上用极大的字写着“索莱尔”这姓氏,而在这块六年前还是锯木厂的土地上,眼下正在修筑花园第四层平台的护墙。

市长先生固然高傲,却不得不费些心力央求老索莱尔那个既冷酷又顽固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明晃晃的金路易^②,才使他把工厂迁往别处。至于那条使锯子转动起来的公共水流,则是他利用自己在巴黎的影响让它改了道。这个恩惠是他在1820年选举之后得到的。

德·莱纳先生为了这一块阿尔邦的地,把杜河下游五百步处的四阿尔邦给了索莱尔。尽管这块地的位置对他的枞木板生意有利得多,索老爹(自打他发了,他就有了这称呼)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位邻居的急迫和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

果然,这笔交易受到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非议。有一次,四年以后的一个礼拜天,德·莱纳先生身着市长礼服从教堂回家,远远地看见老索莱尔由三个儿子护着,正看着他笑呢。这一笑使市长

① 一八一五年发生了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兵败被放逐到圣赫勒那岛,波旁王朝复辟。

② 路易是法国旧金币,相当于二十法郎。

先生恍然大悟，他从此就老是想，他原本可以更便宜地做成这笔交易呀。

在维里埃，要造许多的护墙，才能获得公众的敬重，要紧的是不要采用那些每年春天经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带来的意大利图纸，否则，这样一种革新将给鲁莽的造墙者带来标新立异的坏名声，永远洗刷不掉，他在那些明智而稳健的人眼中也就永远地身败名裂了，因为正是这些人在弗朗什-孔泰握有敬意的予夺之权。

事实上，这些明智之士在当地施行着最讨厌的专制；正是由于这个丑恶的字眼，对于那些在世称伟大的共和国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小城市里的日子简直不堪忍受。舆论的专横，而且是怎样一种舆论啊！在法国的小城市和在美利坚合众国是一样地愚蠢。

第二章 市长

权势！先生，难道不算什么吗？愚者的尊敬，稚者的惊讶，富者的羡慕，贤者的鄙视。

巴纳夫^①

杜河水面上方一百尺，沿小山有一公共散步道，需要修筑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对于德·莱纳先生的政声来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散步道所处位置极佳，入眼的乃是法国最秀丽的风光。不过，每到春季，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纵横，坑洼遍地，殊难

^① 巴纳夫（一七六一——一七九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

涉足，人人都感到不便，德·莱纳先生就趁机修了一堵二十尺高二百多尺长的墙，非如此是不足以使他的政绩永垂不朽的。

为了这墙上的胸墙，德·莱纳先生不得不三上巴黎，因为前前任内务部长自称是维里埃的散步道的死敌；如今这胸墙已经起来，离地四尺高。仿佛是向一切现任和前任的部长们示威似的，眼下有人正在往上装方石板。

有多少次啊，我的胸抵着泛出美丽的蓝灰色的巨大石块，心里想着昨夜告别的巴黎的舞会，眼睛却眺望着杜河的谷地！远处，左岸，五六条山谷曲折蜿蜒，其深处有数条小溪历历在目，一路奔泻跳荡，急匆匆跌进杜河。山里的太阳很猛，正当顶的时候，旅人却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枝叶婆娑的悬铃木的荫护，任遐想驰骋。这些树生长迅速，美丽的绿色微含蓝意，这都得力于市长先生命人填在巨大的防土墙后面的新土，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硬是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要称赞他），因此，他和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比圣日尔曼—昂-莱^①的平台并不逊色。

散步道的正式名称是**忠诚大道**，见于沿路十五或二十块大理石板上，这又使德·莱纳先生获得一枚十字勋章。我只有一件事要指责这条忠诚大道，那就是市政当局让人修剪乃至剃秃这些茁壮的悬铃木的那种野蛮方式。这些树与其让自己的脑袋低而圆，圆而平，活像园子里最平常的蔬菜，宁可要英国花园里常见的那种漂亮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不可违抗，属市政府所有的那些树每年都要两度遭此无情的残害。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当然有些夸张），自从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之后，市府的园丁的手变得愈发无情了。这位年轻的教士是几年前从贝藏松^②派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

① 圣日耳曼—昂-莱是巴黎附近小镇，有著名皇家园林。

② 贝藏松是法国东部大城，曾是弗朗什—孔泰省首府。

神甫的。有一位外科老军医，曾在意大利打过仗，退伍来到了维里埃，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竟敢当面抱怨对这些美丽的树所施行的周期性毁伤。

“我喜欢荫凉，”德·莱纳先生回答说，口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见得合适；“我喜欢荫凉，我让人修剪我的树，为的是有更多的荫凉，一棵树若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带来收益，我想不出它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

“带来收益”，这就是在维里埃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在这座您觉得如此美丽的小城里，带来收益，乃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初到此地的外乡人醉心于周围那清凉幽深的山谷，首先会想到居民们对美很敏感；他们也的确没少把本地的美丽风光挂在嘴上，人们也不能否认他们对此看得很重，因为美丽的风光招来了外地人，而游客的钱富了旅店老板，于是就通过税收的渠道给城市带来收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莱纳先生让妻子挽着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德·莱纳夫人听着，眼睛却不安地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的动静。大孩子能有十一岁，总是靠近胸墙，并且做出要爬上去的样子。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唤出了阿道夫这名字，那孩子遂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德·莱纳夫人看上去有三十岁，依然相当漂亮。

“他会后悔的，巴黎来的这位漂亮先生，”德·莱纳先生忿忿地说，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

虽然我很愿意用二百页的篇幅跟您谈谈外省，但是我毕竟不能如此残忍，让您忍受外省的谈话所具有的那种冗长和那种巧妙的转弯抹角。

在维里埃市长眼中如此可恶的这位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设法进入维里埃的监狱和乞

丐收容所，还进入了市长和当地主要的业主义务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莱纳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您清白廉洁地管理着穷人的福利，巴黎来的这位先生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他们是为了找茬儿才来的，然后就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写文章。”

“可您从来不看这些报纸呀，我的朋友。”

“可人家跟我们谈论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呀；这都使我们受到干扰，欲做好事而不能。哼，我呀，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本堂神甫。”

第三章 穷人的福利

一位有德、不搞阴谋的
本堂神甫乃是全村的福音。

弗勒里^①

维里埃的本堂神甫已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然而山里的新鲜空气给了他一副铁铸的体魄和性格。应该知道，他有权随时造访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阿佩尔先生是巴黎方面向本堂神甫推荐的，他很聪明，恰好早晨六点钟到达一个居民很好奇的小城。他一到就直奔神甫住宅。

谢朗神甫读着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沉思良久。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本省最大的地主。

神甫暗自沉吟：“我一大把年纪了，并且在此地受人爱戴，他们不敢！”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他虽然年事已高，两眼仍

^① 弗勒里（一六四〇——一七二三）：法国神甫，著有《教会史》。

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表明他乐于从事一桩多少有些危险的高尚行动。

“跟我来,先生。请不要在看守面前特别是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阿佩尔先生明白他遇上了一个好心人;他跟着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甫参观了监狱、医院和收容所,提出许多问题。尽管回答千奇百怪,他却忍住没有流露出任何指责的意思。

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神甫邀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愿意更多地连累这位好心的朋友,就推说有几封信要写。三点钟前后,两位先生结束了对乞丐收容所的视察又回到监狱。他们在门口遇见了看守,这是一个巨人般的家伙,六尺^①高,罗圈腿,一张极难看的脸因恐惧而变得极可憎。

“啊!先生,”他一看见神甫,就立刻对他说,“跟您在一起的这一位可是阿佩尔先生?”

“是又怎么样?”神甫说。

“昨天我接到最明确的命令,不准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命令是省长派一名宪兵送来的,他大概骑着马跑了一整夜呢。”

“我告诉您,诺瓦鲁先生,”神甫说,“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旅人正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不承认,我有权随时进入监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并且愿意让谁陪同就让谁陪同?”

“是的,神甫先生,”看守低声说,耷拉下脑袋,活像害怕挨棍子而勉强服从的一条狗。“只是,神甫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他们会把我撤职的;我全靠这职位生活啊。”

“我的职位丢了我也很不高兴,”善良的神甫说,声音越来越激动。

“那可不一样啊!”看守急了,“您哪,神甫先生,谁都知道您有

① 本书用的尺是法国古尺,相当于三二五毫米。

八百利弗尔^①的年金，一份上好的产业……”

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可两天来满城风雨，众说纷纭，更有人添枝加叶，在维里埃这座小城里搅动起各种充满仇恨的情绪。眼下德·莱纳先生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的小小争论，正是为了这件事。早晨，他带着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去过本堂神甫家，向他表示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任何后台，觉出了他们的话的分量。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八十岁了，我将是附近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甫。我在此地已经五十六年；我为本城差不多全部居民行过洗礼，我来的时候这个城市还是个小镇呢。我每天都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从前他们的祖父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维里埃是我的家，但是我看见这个陌生人时心里想：‘这个人从巴黎来，也许真是个自由党人，那里可是太多了；但是他对我们的穷人和囚犯能有什么危害呢？’”

德·莱纳先生的指责，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的指责，越来越凶了。

“那好，先生们，把我撤了吧！”老神甫喊了起来，声音都发抖了。“可是我还要住在此地。大家知道我四十八年前继承了一片土地，每年有八百利弗尔的进项。我靠这些收入足以过活。我在任职期间可是没有任何积蓄，先生们，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有人跟我谈到撤职时，我才不那么害怕。”

德·莱纳先生与妻子相处极好，然而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妻子怯生生地反复提出的问题：“巴黎来的这位先生能对囚犯有什么危害呢？”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当这时，妻子惊叫了一声。原来她的第二个儿子爬上了挡土墙的胸墙，还在上面跑，而这挡土墙高出墙外葡萄园有二十尺呢。德·莱纳夫人害怕孩子受到惊吓，掉下去，不敢跟他说话。那孩子正为自己的壮举得意呢，最后终于看到了母亲，见她面色如土，就跳到散步道上，朝她跑过去。他被好一个说。

^① 利弗尔：法国旧时记帐货币单位，略近于一法郎。

这个小小的事件扭转了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工的儿子索莱尔弄到家里来，”德·莱纳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他们越来越淘气，我们管不住了。他是个教士，不是也差不多，还精通拉丁文，他会让孩子们取得进步的，因为神甫说他性格坚强。我给他三百法郎，管他吃。我过去对他的品行一直有些猜疑，他是那个老外科医生，荣誉团骑士的宠儿，医生借口是亲戚，就住在他们家里。这个人实际上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说我们山里的空气对他的风湿病有好处，可这并没有得到证实。他参加过布奥纳巴尔德^① 在意大利的历次战役，据说还曾签名反对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教小索莱尔拉丁文，还把带来的大量书籍留给他。所以我本来绝不会想到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的，可就在这场让我们闹翻的争吵的前一天，神甫对我说索莱尔攻读神学已经三年，准备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他是个拉丁文学者。”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理由，”德·莱纳先生继续说，一边用一种外交家的神情看着妻子，“瓦勒诺刚刚给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下两匹诺曼底^② 马，正得意着哪，可他没有给孩子请家庭教师。”

“他会把我们的这一个抢走呀。”

“这么说你赞成我的计划喽？”德·莱纳先生说，朝她微微一笑，算是感谢她刚才的这个好主意。“好了，就这么定了。”

“啊，上帝！亲爱的朋友，你的决心下得这么快！”

“这是因为我性格刚强，本堂神甫已经领教过了。我们不必隐瞒什么，我们在此地是被自由党人包围着的。所有那些布商都嫉妒我，我对此深信不疑；其中两三个正在闹起来；那好吧，我倒很喜欢让这些人看看德·莱纳先生的孩子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带领

① 布奥纳巴尔德：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这是其姓波拿巴的意大利读法，这样称呼他有污辱之意。

②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古省。

下散步。不由他们不肃然起敬。我的祖父常对我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家庭教师。这大概要花我一百个埃居^①,不过应该把这笔开支看作为了保持我们的身份所必需的。”

德·莱纳夫人沉思不语,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这女人身材高而苗条,曾经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山里人都这么说。她具有某种纯朴的仪态,举手投足仍透出一股青春的活力;在一位巴黎人看来,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甚至会唤起温柔的快感,让人想入非非。德·莱纳夫人若是知道自己会有这一类的成功,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什么卖弄风情呀,忸怩作态呀,这种事情从未挨近过这颗心。据说有钱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曾经追过她,但没有成功,这曾使她的品德大放异彩,因为这位瓦勒诺先生,年轻高大,孔武有力,满面红光,蓄着一把又浓又黑的连腮胡,是外省人称为美男子的那种粗鲁、放肆、说起话来乱嚷嚷的人。

德·莱纳夫人很害羞,性情看上去很是平和,特别讨厌瓦勒诺先生不住地动和他的大嗓门。她远离维里埃人所谓的快乐,这使人认为她对自己的出身感到非常骄傲。她倒也不在意,看到本城男性居民越来越少登她家的门,反而感到很高兴。我们无须隐瞒,她在那些人的太太们眼中是个傻瓜,因为她在丈夫身上竟然一点儿心计也不用,白白放过一些让人从巴黎或贝藏松为自己买来漂亮帽子的好机会。只要大家能让她一个人在自家美丽的花园中随意走走,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她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女人,从未想到对丈夫品头评足,也从未承认丈夫使她感到厌烦。她猜想,当然未曾向自己说破,夫妻之间不过如此罢了,不会有更亲密的关系。当德·莱纳先生跟她谈论他对孩子的打算时,她倒是爱他的;他想让老大进军队,老二进法院,老三进教会。总之,和她认识的那些男人相比,她觉得德·莱纳先生算是最不讨厌的。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价值不一。

妻子对丈夫的这种评价倒也合情合理。维里埃的市长被认为是一个风趣、高雅的人，这名声全靠他从一位叔父那里学来的那五六个笑话。老上尉德·莱纳革命前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里效力，他去巴黎的时候有幸进入亲王的客厅。他在那里见过德·泰莱松夫人，著名的德·让利夫人，王宫里的发明家杜卡莱先生。这些人物经常出现在德·莱纳先生的故事里。不过，回忆这种讲起来极微妙的事情渐渐成了他的一项工作，所以，近来他只在重大场合才重复这些与奥尔良家族有关的奇闻轶事。再说，只要不谈钱，他的确是彬彬有礼的，所以，他有理由被看作是维里埃最有贵族气派的人物。

第四章 父与子

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是我的错吗？

马基雅维里^①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维里埃的市长前往坡下索老爹的锯木厂。他一边走，一边想：“我的妻子的确很有头脑。优势当然还在我这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没有想到，倘若我不把索莱尔这个小神甫弄到手，据说他的拉丁文好得不得了，收容所所长那个脑子转个不停的家伙很可能和我打一样的主意，并且抢在我的前头。他将以多么自负的口吻谈论他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啊……这位家庭教师一旦属于我，要不要穿黑袍子呢？”

^① 马基雅维里（一四六五——一五二七）：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家。引文原文为意大利文。

德·莱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颠来倒去,犹豫不决,突然,他看见一个乡巴佬,身高近六尺,大清早就似乎忙着丈量堆放在河边纤道上的木材。这乡巴佬看见市长先生走近好像不大高兴,这些木材堵塞了道路,堆放在那儿是违章的。

这乡巴佬正是索老爹。德·莱纳先生关于他的儿子于连的提议使他大感意外,但更使他感到高兴。不过他听的时候仍然带着那种愁苦不乐和漠不关心的神情,这山区的居民很善于这样来掩饰他们的精明。他们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当过奴隶,如今仍保留着埃及小农的这种表情特征。

索莱尔的开场白只不过是大大段背下来的记得滚瓜烂熟的客套话。他笨拙地做出微笑的样子,却更暴露出神情的虚假;他本来生就一副无赖相,这下反而欲盖弥彰。他一边重复着那些废话,一边脑子里不停地转,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能使一个如此有权势的人想把他那废物儿子搞到家里去。他很不喜欢于连,可是德·莱纳先生偏偏要给他一年三百法郎的工钱,管吃,甚至还管穿。这后一项要求是索老爹灵机一动突然提出来的,德·莱纳先生也是灵机一动突然答应的。

这一要求使德·莱纳先生大吃一惊。他想:“对我的提议,索莱尔竟没有理所当然地感到高兴和满意,显然已另外有人向他提出过什么,除了瓦勒诺先生之外,还能是谁呢?”德·莱纳先生催促索莱尔立刻定下来,然而没有用;老农民诡计多端,死活不同意;他说他想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见,好像在外省一个有钱的父亲除了走形式外还真地要问问一无所有的儿子似的。

一座水力锯木厂其实就是一个建在水边的大棚,四根粗大的木柱支起屋架,上面覆有棚顶。棚子中央八九尺高处有一把锯上上下下,一种很简单的机器把木头对着锯推过去。溪水推动一个轮子,产生两种机械作用:一是锯的上下运动,二是缓缓推向锯子,最后破成板子。索老爹走近工厂时,亮出大嗓门,高喊于连,没有人应声。他只看见两个大儿子,他们生得膀大腰圆,正挥动沉重的

斧子整理枞树干，好送上去锯。他们仔细对准画好的黑线，一斧子下去就是一大堆木屑。他们没有听见父亲的喊声。他朝大棚走去，进去一看，于连没有守在锯旁，却骑在五六尺高处的棚顶的一根梁上。于连不专心照看机器的运转，却在埋头读书。老索莱尔对此最为反感，他可以原谅于连身材瘦削，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不适合干力气活儿，但他不能容忍于连的这种读书癖，因为他自己不识字。

他叫了于连两三声，还是白费力气。年轻人的注意力全在书本上，加上锯子的嘈杂声，更使他听不见父亲那可怕的声音。这父亲虽然年纪大了，却仍敏捷地跳上正在锯着的一个树干，又跳上支撑着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掌，把于连拿着的书打落到河里，接着又是猛地一掌，打在于连的头上。于连身子一歪，眼看就要跌倒，若是跌进十四五尺下面正在运转的机器的杠杆中间，非粉身碎骨不可；这当儿，他的父亲伸出左手，一把将他揪住：

“好哇，懒鬼！你看锯的时候还要读你那些该死的书吗？你晚上去神甫那儿瞎混的时候再读吧，那是你看书的时候。”

于连被打得晕头转向，满脸是血，还得回到锯子旁自己的岗位上去。他的眼里含着泪，肉体的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失去了心爱的书。

“下来，畜生，我有话跟你说。”机器的声音仍使于连听不见这命令。他的父亲已经下地，不愿再登上机器，就找了一根打胡桃的长杆子，抽他的肩膀。于连脚刚一落地，老索莱尔就推推搡搡地把他往家里赶。“天知道他又要把我怎么样！”年轻人心里嘀咕。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条小溪，真伤心啊，他的书就掉在那里；那是他最喜欢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①。于连双颊绯红，两眼低垂，他

^①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拿破仑在放逐期间与秘书的谈话记录，于一八二二年——一八二三年出版。

是个十八九岁的瘦小^① 青年,看起来羸弱,面部的轮廓也不大周正,但颇清秀,还有一个鹰勾鼻子。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静时显露出沉思和热情。此刻却闪烁着最凶恶的憎恨的表情。深褐色的头发长得很低,盖住了大半个额头,发怒的时候凶相毕露。人的相貌无数,然而更具惊人的特性者怕是没有了。他的身材修长而匀称,更多地显示出轻捷而非力量。自幼年起,他那极端沉思的神情和极为苍白的脸色,就使他的父亲以为他活不长,或者将成为家庭的负担。家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礼拜天在广场上玩耍,他总是挨打。

不到一年以前,他那张漂亮的脸才开始博得年轻姑娘们几句亲切的话。于连被当作弱者受到众人的轻蔑,然而他崇拜那位敢于和市长谈论悬铃木的老外科军医。

这位外科医生有时付钱给索老爹,让他的儿子跟着他学习拉丁文和历史,即一七九六年的意大利战役,临终时他把他的荣誉团十字勋章、半饷^② 的欠款和三四十本书留给他,其中最珍贵的那一本已经掉进市长先生利用其影响使之改道的那条公共水流里了。

于连刚踏进屋门,就感到肩膀被父亲那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吓得发抖,等着挨揍。

“老实回答我,”老农民对着他的耳朵厉声喝道,一边用手把他扳过来,好像小孩用手扳铅制玩具兵一样。于连那双又大又黑,泪汪汪的眼睛遇上了老木匠的一双灰色的、凶恶的小眼睛,这老木匠似乎想把他的灵魂深处看个一清二楚。

① 原文如此。于连只是瘦弱,似乎并不矮小。

② 半饷;这里指法国第一帝国的军官在拿破仑垮台后,王政复辟时期被迫离职后领取的半饷。

第五章 谈 判

缓进则成。

爱尼乌斯^①

“看你能老实回答我，臭书呆子；你在哪儿认识德·莱纳夫人的？你什么时候跟她说过话？”

“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于连答道，“我只在教堂看见过这位夫人。”

“那你是不是看她啦，不要脸的下流胚？”

“从来没有！您知道我在教堂里只看上帝，”于连说，多少有一点假正经的样子，反正怎么样都行，只要脑袋上不再挨巴掌。

“这里面总是有点名堂，”狡猾的乡巴佬说，接着顿了顿，又说道：“我是不能从你这儿套出什么啦，该死的伪君子。总之，我要甩掉你了，而我的锯木厂只会办得更好。你讨得了本堂神甫先生或其他什么人的欢心，他们给你找了个好位置。收拾你的东西吧，我送你去德·莱纳先生家，你要当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啦。”

“那给我什么？”

“吃，穿，还有三百法郎的工钱。”

“我不愿意当仆人。”

“畜生，谁说让你当仆人啦？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当仆人吗？”

“可是，我跟谁一起吃饭呢？”

这个问题把老索莱尔问住了，他觉得不能再谈下去，言多语失

^① 爱尼乌斯(前二三九——前一六九)：古罗马诗人，著有史诗《编年史》。

啊；于是他暴跳如雷，大骂于连，说他就知道吃，撇下他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去了。

过了一会儿，于连看见他们各自拄着一把斧子，正在商量。于连看了很久，觉得也猜不出什么，又怕被人撞见，就往锯子的另一侧去。他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外消息，但是他觉得静不下心来，他的想像力全部用来描画他将在德·莱纳先生的漂亮房子里看到的東西了。

他心想：“宁可放弃这一切，也不能沦落到和仆人一起吃饭的地步。我父亲想强迫我，那我就去死。我有十五个法郎八个苏^①的积蓄，今夜就逃走；走小路碰不上宪兵，两天就到了贝藏松；我在那儿当兵，需要的话，就去瑞士。不过，这么一来，前程完了，雄心壮志完了，无所不能的教士这一类好职业也完了。”

于连厌恶跟仆人一起吃饭，并非天生如此，为了飞黄腾达，他可以做令人痛苦得多的事情。他的这种厌恶得之于卢梭^②的《忏悔录》。他全靠这本书来想像世界是一副什么样子。大军^③公报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则补足了它的《可兰经》。为了这三本书，他可以豁出命去。他绝不相信任何别的一本书。他相信老外科军医的话，认为世上其它的书都是谎言，是一些骗子为了升官发财而写出来的。

于连有一颗火热的心，还有一种常常与愚蠢相结合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看出他的前途取决于年老的本堂神父谢朗，为了讨得他的欢心，竟把一部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背下；他也熟悉德·迈斯特^④先生的《论教皇》，虽然这两本书他都不相信。

好像双方有了默契，索莱尔和他的儿子这一天都避免和对方

① 苏：法国辅币，二十苏为一法郎。

② 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

③ 大军：指拿破仑的军队。

④ 德·迈斯特（一七五五——一八二一）：法国历史学家。

说话。傍晚，他到本堂神父那儿去上神学课，他认为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奇怪的建议告诉神甫是不谨慎的。“也许这是个圈套，”他想，“应该装作已经忘了的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德·莱纳先生便差人来叫老索莱尔，而这个老索莱尔让他等了一二个钟头，一进门便百般道歉，又百般表示敬意。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异议，终于弄明白他的儿子将与男主人女主人同桌吃饭，如有客人则独自在另一个房间里和孩子们一起吃，便提出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再说他心里还充满了怀疑和惊奇，就要求看看他儿子睡觉的房间。那是一个布置得十分整洁的大房间，已经有人忙着把孩子们的床往里面搬了。

此情此景使这位老人深受启发，他立刻坚定要求看看他儿子要穿的衣服。德·莱纳先生拉开抽屉，拿出一百法郎。

“您的儿子拿这笔钱到呢绒商杜朗先生的店里，可以做一套黑衣服。”

“那么，即使我把他从这里领回去，”乡巴佬说，他一下子把他的繁文缛节忘得干干净净，“这衣服还是他的吗？”

“那当然。”

“那好吧，”索莱尔拿着一种慢悠悠的腔调说，“我们就剩一件事要达成一致意见：您给他多少钱。”

“什么！”德·莱纳先生生气地叫了起来，“我们昨天已经一致同意：我出三百法郎；我认为这已经够了，也许太多了。”

“这是您出的数，我不否认，”老索莱尔说得更慢了；他紧紧地盯着德·莱纳先生，使出只有不了解弗朗什-孔泰的农民的人才会感到惊奇的那种天才，补了一句：“我们找得到更好的地方。”

听了这句话，市长大惊失色。不过，他还是恢复了镇静，他们足足周旋了两个钟头，字斟句酌，没有一句信口胡说，农民的精明终于战胜了富人的精明，富人毕竟不以此为生啊。一大堆安排于连的新生活的条款一一商定；他的薪水不仅定为四百法郎，而且每月一号预先付清。

“好吧，我每月给他三十五法郎，”德·莱纳先生说。

“凑个双数吧，”乡巴佬用谄媚的声调说，“像我们的市长先生这样有钱又慷慨的人，一定会改成三十六法郎的。”

“行，”德·莱纳先生说，“不过别再罗嗦了。”

这一回，愤怒使他的口气变得强硬，乡巴佬也看出他得见好就收。这下轮到德·莱纳先生占上风了。他始终不肯把第一个月的三十六法郎交给急于为儿子领钱的老索莱尔。德·莱纳先生突然想到，他必须把在整个谈判中起的作用讲给妻子听。

“把我刚才给您那一百法郎还给我，”他生气地说：“杜朗先生还欠着我呢。我跟您的儿子一块去扯黑呢料子。”

索莱尔见到这一强硬之举，便老老实实又拣起那些毕恭毕敬的套话，足足说了一刻钟。最后，他看出确实再捞不到什么了，便告辞。他最后鞠了一躬，以下面这句话结束：

“我回头就把我的儿子送到公馆来。”

每当市长先生的子民们想讨好他的时候，就这样称呼他的房子。

索莱尔回到锯木厂到处找不到儿子，原来于连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心怀疑虑，半夜里就出门了。他想为他的书和荣誉团勋章找个安全的地方。他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材商那里，此人是他的朋友，名叫富凯，住在俯瞰维里埃的大山里。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劈头便说：“该死的懒鬼，天知道你是不是争这口气，会把这么多年的饭钱还给我。拿着你的破烂，滚到市长先生那里去吧。”

于连感到惊奇，居然没有挨打，赶紧走了。然而，一当他那可怕的父亲看不见他，他就放慢了脚步。他认为到教堂转一圈儿对他的虚伪有好处。

“虚伪”这个词使您感到惊讶吗？在到达这个可怕的词之前，这年轻农民的心灵曾走过很长一段路呢。

还在很小的时候，于连看见第六团的几个龙骑兵，身披白色大氅，头戴饰有黑色鬃毛的盔，从意大利回来。他看见他们把马拴在